

武林三小

上官云飞

著

上册



目 录

1	第 一 章	大难不死
31	第 二 章	洞中奇遇
60	第 三 章	比武夺剑
89	第 四 章	山庄戏魔
119	第 五 章	义结三杰
148	第 六 章	毒谷拜师
177	第 七 章	嵩山扬威
207	第 八 章	巫山求医
237	第 九 章	万里奔丧
266	第 十 章	父子相会
297	第 十 一 章	力挫凶顽
327	第 十 二 章	群雄脱围
358	第 十 三 章	世外仙境
388	第 十 四 章	万毒奇功
419	第 十 五 章	三友三仙
450	第 十 六 章	还魂谷主
482	第 十 七 章	百毒大战
513	第 十 八 章	关外毒王
544	第 十 九 章	冷对红颜
578	第 二 十 章	天山归葬

第一章 大难不死

正是春末夏初时候。

四明山上，树木葱郁，百鸟争鸣，群花斗艳。

梅保被捆在一株高大的乔木上，白静的面孔上没有惊慌，没有恐惧。清澈的双目一眨不眨地盯着面前的蒙面人，眉毛又细又长，嘴角微微上翘，带着一缕笑意，仿佛他面前有着几许妙趣，而不是充满了浓重的杀机。

“大叔，”梅保向着蒙面人朗声叫道，“我一个13岁的孩子，不知哪里得罪了您老，您要杀我，也得让我死个明白。”

蒙面人一阵怪笑，笑声突地一敛道：“好，你这娃儿死到临头却毫无惧色，就凭这，老身也要成全你。”

“你，你是女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蒙面人右手一扬，蒙面巾应手而落，青丝万缕披撒而下。苍白的面孔上，有一双闪现着凶光的双眼，高挺的鼻梁下，是一张少了血色的双唇。

梅保看在眼里，心想：“这老妇人年青时，必也是娇媚之人，可惜岁月催人，青春难再，可叹，可叹。”

“你爹可是梅勇？”

“是的，那是家父。”

“你娘可是叫作丽丽的？”

“对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丽丽是我生母，我还有一位妈妈，她叫陆平，你们年青时莫不是好朋友？”

“所以你就该死。”

“我越听越不明白。”

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可听说过10多年前，江湖上有位九尾仙狐柳三娘？”

“听我生母谈起过。”

“那便是老身。”

“你、你是柳三娘？”

“算你说对了。”

“你与我生母有仇？”

“鹰岩教千秋基业，全毁在那贱人手中，我要为教中死难兄弟报仇。”

“那你尽可去找我娘，却干嘛要抓我？”

“你娘自然要杀。但先杀了你，让她受受刺激，慢慢死，最好是先气疯，再开膛破肚岂不更好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决计不会饶过我了？”

柳三娘发出一阵刺耳的尖笑道：“娃儿，你还想活？明年今日是你周年。老身要先挖出你的心肝，后割下你的

头颅，包起来送到梅庄，让你爹、你娘最后再看你一眼。”

梅保将目光从柳三娘面孔上移开，缓缓扫向身前的山石，树林。当死亡真的来临时，他感到生的珍贵，感到山石草木，虫鱼鸟兽无不值得留恋。13岁，他还没来得及细细认识这五光十色的人生，却又要匆匆忙忙与人生永别了。他此时感到有些后悔，他不该拒绝父母要他习武的要求，致使自己无丝毫自卫能力，要不然，也不会如此轻易地便被这老太婆抓住。他心中暗暗道：“爹、娘，孩儿不孝，来生再报养育之恩吧。”他将秀美的双目轻轻地闭拢。

“娃儿，老身已全告诉你了。你之该杀，就是因为你投错了娘胎。现在，我剥光你的上衣。”柳三娘口中说着，干瘦的左手五指从梅保领口向下一划，梅保娇嫩的胸身已经裸露。

“多白多嫩的皮肉，我老婆子杀人如麻，今天也有点舍不得了。”柳三娘满面笑意，语气温柔，话音似珠落玉盘。

忽然，柳三娘长长地叹了口气道：“可是没办法，不杀你怎能刺激你那爹娘？怎报鹰岩教覆灭之仇？怎泄我胸中之恨？喏，你忍着些，我这刀锋利极了。先刺心脏，不，先刺心脏你会早些死去，我该先打开肚皮。”

梅保一声不响。

柳三娘刀尖缓缓前伸。三寸……两寸……看看刀尖已经能刺到了梅保的皮肤。

突然，树顶上传出了银铃般的笑声道：“以老欺小，好不知羞。”

柳三娘一惊，抬头上望，头顶树杈上骑着一位红衣少

女，手中捧着一捧酸枣，时不时向口中投入一粒。刚才那稚嫩的童声就是小女孩所发。

“你这女娃好不懂事，怎能骑在我老人家头顶上，还不快些下来。”柳三娘口中说着，心中却暗自嘀咕：“这娃儿透着邪门，她何时爬在树上，以自己的功力竟然未能发现，实是不可思议。”

“我干吗要听你的？偏不下来。”红衣女孩向口中投入一颗酸枣，两条小腿一阵摇晃，口中撒娇道：

“也好。”柳三娘格格一笑道：“那你坐好了，我把这小子的心挖出来，你大概还未见过吧，让你开开眼界。”柳三娘口中说着，心中暗想：“夜长梦多，小姑娘有些古怪，还是快些将这梅保杀了为好，免得另生枝节。”口中讲着话，匕首已疾向梅保胸部刺去。

看看便要得手，却觉一缕疾风向自己头顶百会穴急袭而来。柳三娘也不含糊，脚下一个错步，上身向侧一闪，匕首仍照前直刺。突觉臂中尺泽穴一麻，手臂向旁一滑，这刺出的一刀便已从梅保身侧捅过。

柳三娘简直有些不信，但定睛看时，确实是一枚酸枣击中了自己的臂弯。心知必是树上小姑娘淘气。不由地仰头上望。却听红衣少女格格娇笑

“你连我一枚酸枣都躲不过，还想杀人？喏，再给一枚尝尝。”红衣少女口中说着，左手一扬，一缕绿影直向柳三娘口中射来。

柳三娘躲开酸枣，不由地心中大怒，口中厉喝一声道：“贼丫头找死！”长袖一甩，护住头顶，双足在地上一顿，

身体已疾掠而起，五指如钩，直向树上的红衣少女抓去。

少女格格一笑，未见做势，身体已划出一道红光，一掠数丈，早到了另一株树上。

柳三娘一抓不中，心内更是恼怒。她原来是鹰岩教总护法，不仅奸诈无比，心智过人，更兼轻功惊世骇俗。（事见拙著《少侠情仇录》），鹰岩教解体后，她觅地潜修，自觉功力大进，13年后重出江湖。此时被一名小娃娃戏弄，心想：“我若不将你亲手抓住，柳三娘三字倒过来写。”于是便尾随小女孩，穷追不舍。

小女孩在前，柳三娘在后，两人似穿花之蝶，借助树木，向北电射而去。

柳三娘自恃轻功卓绝，原以为不用几个起落便可将少女追上。岂知不然，一盏茶工夫过去，两人距离仍未缩短。柳三娘越追越是心惊，女孩的轻功提纵术竟不在自己之下。心中一懈，与女孩的距离已经拉长，待得警觉，红影已经消失不见。

柳三娘纵上一株巨树的顶杆，极目四望，忽见远处一点红影在树杈上晃动。心中不由一喜，想道：“毕竟是个娃儿，功力不继。这次定要将她抓住，问问她师承何人？”想至此，便借着树木的遮掩，偷偷向红影掩去。待掩至近前，功凝右手，口中猛喝一声“看掌”，一股凌厉无比的掌风直向红影卷去。

直听“喀嚓”一声，粗大的树枝已被击断，红衫随风飘落地下。原来小女孩将红衫披在树枝上，女孩早已不知去向。

柳三娘心中一凛，游目四顾，哪里有女孩的身影。突然，她似有所悟，口中恶狠狠地道：“老娘中计了。”将身一旋，象流星惊电般疾掠而回。

回到原地，柳三娘目瞪口呆，牢牢绑在树上的梅保，已经踪影不见，被割断的绳索，散落在树的根部。

柳三娘目眦欲裂，双足一顿，身体腾空而起，象一缕轻烟，在方圆数丈之内一闪而过，当确信并无梅保踪影之后，向山外疾掠而去。

柳三娘刚一逝去，从草蓬中钻出了红衣少女。她此时已是一身绿裳，素绢束腰，显得娇小玲珑，容光照人。

“出来吧，傻瓜，老妖婆已经走了。”少女向着草丛含笑叫道。

随着少女的话音，梅保也从草蓬中钻出，衣衫不整，头发凌乱，更有几片草叶挂在头上，神情既狼狈又滑稽。

原来，当少女用金蝉脱壳之计骗走柳三娘之后，她便以超尘脱俗的轻功偷偷返回，将梅保从树上救下，两人双双藏身于旁边的草丛之中。柳三娘发觉受骗返回原地后，错认为两小已经远遁，只注意了远处，却未料到他俩竟藏身在原地，终使两小脱出了魔爪。

梅保似是做了一场恶梦，恍若隔世，几疑自己置身于另一世界，直到少女几次呼唤，这才从草蓬中爬出。

“这，这不是做梦吧？”

“真是胆小鬼，看把你吓的！”

梅保看了看少女，也不觉为自己的失态而惭愧，便展

颜一笑道：“姑娘救了在下一命，在下给姑娘施礼了。”说着话，便毕恭毕敬地向着少女深施一礼。

“嘻，你这人，本姑娘救了你一条性命，你这么作上一揖就算完了？”

“那，那要怎样？请姑娘示下。”

“我现在还没想起来，你先跟我走，陪我玩儿几天，待我想了起来，随时告诉你好了。”

“这，这不行，我必须立即赶回家去，你没听那老妖婆说要杀我父母吗？我得回去送信儿。”

“格格——”一阵娇笑，少女突又语气一肃道：“送信儿？老妖婆轻功提纵术已达化境，此时恐已快到梅庄了，等你将信送到，你父母怕已死去多时了。”

“你，你怎么这样说？”梅保心中有些恼怒，她提到自己父母的危难，语气竟如此轻松。

“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能追得上老妖婆？”

“那我也得回去看看。姑娘保重，在下失陪了。”梅保话一落音，转身便走。

“慢着，”少女一飘身已挡在梅保身前，脸上已隐现一层怒意，但只是一闪而没，随又浅浅一笑道：“也好，本姑娘反正没事，便陪你去一次梅庄。”话落当先向山外驰去。

正走时，少女突然眼睛一亮道：“噢，我那红披风原来尚未损坏，你等等，待我从树上取下。”说着话，纤足微顿，身体已斜射而去，晃眼间，红色披风已被她抓在手中。梅保被少女曼妙的身姿所吸引，尚未转过神来，少女

已飘落他的身旁，红披风微微荡动，象风中摇摆的山茶花。梅保简直有些呆了。

“看什么？还不快走。”红衣少女娇嗔一声，当先向前行去。

少女在前飘飘而行，梅保在后紧紧追随，尽管他已用上了全力，少女仍一个劲催他快行。他虽然担忧父母的安危，急欲赶回庄去，但苦于呼吸急促，内力不继，工夫不大便头上冒汗，两腿似灌满了铅水一般，硬是拖拉不动。终于，他一屁股坐在道旁的一石头上。

“我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”

“当然同意，你们家的事你尚且不急，我急个什么劲。”少女说完，便也坐在地下。

“哈——”头顶上突然传来笑声，“万想不到梅家之后，却如此稀松，可叹呀可叹。”

两人同时大惊，仰头上望，却见在细小的树杈上，横卧着一位七旬老者，蓬头垢面，破衣烂衫，脚上挂着一双尚有半拉的草鞋，左腿曲起，右腿跷在左腿之上，那半拉草鞋便在老者的右脚上晃来晃去。此时他正一手擎着酒葫芦，一手举着一条狗腿，边吃边喝，津津有味，目光望向树顶，脸上却是鄙夷之情。

梅保听了老者的话，不觉脸上一红，心道：“老者所言不差，爹爹据说是功力超群，放眼武林罕有敌手；母亲曾为一教之主，黑白两道闻名丧胆。偏自己不争气，视武如仇，竟连长道都走不下来，无怪这位老人面露不屑。可他是怎样知道的呢？”

少女此时想得更多，她们在这里坐下时，她曾扫视过四周，确信无人潜伏，这是师傅常常提到的一件大事，她也早已养成了习惯。想不到，还是被这老人钻了空子，竟神不知鬼不觉地爬到自己头顶树上。“这老怪物不知是何来历，功力竟这样深厚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”想到此，用手一拉梅保道：“咱们走。”

少女是为躲避老者，梅保是急欲回家，所以两人说走便走。但究竟尚未休息，故走未多远，梅保又提出休息一下。

少女见老者并未跟来，细察一下四周，确信并无异常，便也傍着梅保轻轻坐下。

谁料坐尚未稳，头顶又传来“哈哈”笑声，不用看便知是先前那位叫花子。

“怎么不走了，走不动？”老者笑问道。

“走动走不动关你何事？说，你究竟是何用心？”梅保先就气愤于老者的嘲弄，此时又受到老者的讥笑，便不由地发怒。

“大小伙子动不动便要发怒，当心气大伤身。”说着话，老者突然从树上飘落，一把抓住了梅保的手腕，口中呐呐说道，“看外相，孺子可教；来，我老人家再摸摸你的脉搏。”

梅保猝不及防，他未料到老者巧笑兮兮，却会向他突然出手。待有所醒悟之后，右手腕已被老者抓住。他本能地用力抽手，可手腕却似被箍于铁环之中一般，竟无法动得分毫。

站在一旁的少女，此时正站立搜索记忆，她要在师傅常讲的江湖异人中找出面前这一怪人的线索。然而她失望了。凭老者的功力，他能在大天白日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攀在自己头顶的树枝上，且是在自己有了提防之后，单这份功力，便非常人所能达到。若看衣服，似是丐帮中人，可丐帮中却记不起有谁身怀如此轻功。少女正自胡思乱想，老者已飘身下树，尚未明白老者用意，梅保已落入老者手中，待要出手相救时，一来是投鼠忌器，恐梅保伤于人手；二来也未见梅保有何不测，但饶是如此，右手还是拍了出去。

当掌力一发之后，少女又是一凛，手掌便似拍在棉絮之上，软软地竟无着身之处。再瞧老者，竟似浑然不觉，面上仍是带着笑意，酒葫芦一次又一次地送入口内。

看着老者嗜酒如命的神态，少女心中一动，他莫非便是师傅不断提到的醉丐司马飞！但据说此人已死去许久，又怎会死而复生。

此时，老者再次把葫芦对上口部，一阵鲸吸之后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娃儿好气质，天生地造的练武奇才，难得，难得。”说着话，放开了梅保，下意识地拿起了葫芦，但当他发觉葫芦已空时，不觉有些懊丧，口中呐呐道：“遇上如此奇才，真该浮一大白，可惜，可惜。”

此时少女突然跨上一步，双手捧出一只玉瓶，恭恭敬敬地递到老者面前道：“前辈若不嫌弃，请饮此瓶万年佳酿如何？”

老者慢慢转过身来，双眼从少女的头上缓缓移向少女

的双手，当他的双眼一接触到那玲珑剔透的玉瓶时，突然变得精光四射，口中惊噫连声，两手都有些颤抖起来。

“娃儿，你、你手中玉酒从何而来？”老者颤声问。

“此是晚辈从山洞中偶然得之。”少女很有礼貌地答道。

“你可知此酒来历？”

“晚辈不知。”

“此酒乃秦朝始皇帝统一七国之后，在庆功宴上所饮之酒。当时因此酒制造极难，数量甚微，即便是攻城掠地，屡立战功的大将军，也才只赏赐一杯。想不到数千年之后，竟让你得了一瓶。”老者口中说着，已从少女手中将玉瓶接去，一边轻轻抚摸，一边赞叹不已，“酒呀，酒呀，老朽嗜酒如命，所品酒类何止数百千种，可对你却只闻名不见面，想不到今日如愿，老朽死而无憾矣。”老者说到这里，语音哽咽，泪流满面，突然，双膝一曲，跪在少女的面前。

梅保和少女看着老者如醉如痴的神情，正自感到好笑，却不妨他会突然跪在地下，慌得少女也忙不迭跪下还礼，口中连道：“老前辈、老前辈，你，你——”

老者自管自将头叩完，方才直起身来，神情极为恭谨，双手捧着玉瓶送到少女面前，口中缓缓道：“老朽得见此酒已是三生有幸，此等厚礼，老朽如何敢受，还请女娃儿收起为好。”

眼看老者爱酒如是之深，为一瓶水酒竟肯向一女孩屈膝，然却又不肯无故接受，实为至性至情之人，梅保不由

得暗自佩服，刚才对老者的恼意，此时也已荡然无存，心想：“不知老者是何许人，但愿少女不要收回才好。”

“好吧，”只听少女轻叹一声道：“前辈既不好无故受人之物，在下自不敢让前辈破例，不过——”，少女将声音拖得很长，却又一转道，“算了，不说也罢。”

老者和梅保听少女拖长的尾音，似乎大有转机，却不料少女语气一转，将未完的话结住，老者尚未说话，梅保已忍耐不住了。

“姑娘有甚好法，何不说出，大家也好相互参详参详。”梅保目视少女道。

“这个，不知前辈之意如何？”少女不答梅保问话，向着老者道。

“无功不受禄，更何况如此天大的人情？姑娘不说也罢。”老者道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少女突然狡猾地一笑道，“前辈莫不是怀疑此酒是伪，要不然，你未品尝，何知此酒是秦酒，单凭我的一句话，恐还不足为凭吧。”

“姑娘差矣，老朽对酒之道，虽不可谓精，却也并排无知行。单看你手中的玉瓶，便知不假。更何况老朽尚有一能，无论你将酒包装何等严密，无论你埋在何处，即便是五丈深的地下，老朽只须一嗅，便知酒之好坏。姑娘所持之酒，确为秦酒无疑。”

“若是前辈收我为徒，则徒儿孝敬师尊，这该是天经地义吧。”

“不成不成，”未等少女说完，老者已将头摇了数摇

道，“老朽终生不收女徒，若是男徒——这个娃儿资质极佳……”

“也好，前辈可收梅相公为徒，我将此酒送与梅相公，由他转而孝敬你老也是一样。”

“不不，”梅保将手一阵乱摇，口中急道，“我是决不练武的，也不投什么师，这事万万不成。”

梅保此话一出，不仅少女，连老者也大感意外。人家为求师学艺，想方设法，尚且不成；可眼前的娃儿，师傅求他，他还不同意。

“既然娃儿不愿，老朽也不好勉强。看来这是天意，秦酒与老花子无缘，这又怨得谁来？二位走好，后会有期。”老者说完，转身向岔路走去。

少女突然嘻地一下笑出声来，挥手向着渐渐远去的老者喊道：“前辈且回，请听在下一言。”

老者闻言，未见作势，眼前人影一闪，已立在少女面前。

“宝剑赠烈士，美酒敬酒仙，这酒我是一定要送你的。”少女巧笑兮兮道。

“可老花子终生不受人好处。”

“这个，我已想出一法，只不知前辈能接受否？”

“只要不背我的初衷，老花子都能接受。”

“那好，”少女神色一敛道，“只要前辈肯屈尊拜我为师，我以师命赐你秦酒，岂不就名正言顺了！”

梅保一听，心想：“好呀，这小丫头简直要成精了。人家白发苍苍，轻功盖世，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，却要

作人家师傅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他正要出面阻止，却见老者扑身拜在地下，口称：“师傅在上，弟子拜见师傅。”而小女孩竟也泰然受之，脸上还微微露出笑意。

老者拜完，垂手侍立一旁。女娃则朗声问道：“为师姓玉名兰，不知贤徒高姓大名？”

“徒儿姓任名义，人称醉丐的便是。”

“果然你是醉丐老前——这个前人，”玉兰本来要称他为“前辈”，但他既已为自己之徒，这“辈”字便不好出口，只好临时改为“前人”了。“为师有一瓶秦酒，赐你饮服。”

“尊命。”任义恭而敬之地将酒接下。

“这梅相公与为师要奔赴梅庄，可他内力不继，难以长行，你可设法助他一臂之力。”玉兰果真用上了师傅的口吻。

“遵命。”任义说完，从怀中摸出一枚红果，向着梅保道：“此果名为‘千年灵果’，你可服下。它可助长你的内力，使你长行不累，早到梅庄。”

梅保一听此果有如此神效，自不待慢，接过来便吞入口中。

醉丐扶梅保盘膝坐在地下，用右掌抵住梅保后背大椎穴，将自身内力缓缓输入梅保体内，助梅保将千年灵果消化。

梅保依言盘膝而坐。服食灵果之后，便觉体内有一团热气，在醉丐内力的催动下，沿任督二脉缓缓流动。约一盏茶工夫，便觉神清气爽，内息劲急，周身四肢百骸说不

出的畅快。

工夫不大，醉丐撒掌收式。梅保倏睁二目，两眸神光奕奕，一声长啸，弹身而起，但觉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。连忙转过身来，向醉丐施礼致谢。

“谢前辈援手之德，在下急欲回庄，这便别过二位。”梅保说完，转身欲走。

“且慢，”醉丐伸手一拦道，“你服食千年灵果，加上我替你输入内力，这可以增你20年功力。只是你性厌学武，这也不好勉强。只是你不打人，未必人不打你。我今传你逃命七式，你可仔细看了。”说着话，便手舞足蹈，在地上转了数圈。

梅保心中暗道：“有些人一经功成，便跃跃欲试，以杀人为快，最终自己也伤于人手。有些人自命替天行道，是非尚未分清，便仗艺欺人，造成无尽悲剧。所有这些，皆因习武而来。我不习武，原为不想杀人，但若被人所杀，确也大大不妥，这‘逃命七式’倒不可不学。”他心有此意，自是留神细看，加上他天资聪慧，醉丐施展了三遍，他便已熟记于心了。

玉兰一见醉丐的步法，心中便即一凛，这“逃命七式”与自己所习“流云步法”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一经施展，飘飘然有驭风飞扬之态，淡淡的人影一闪而过，似流星奔电般迅捷无比。由于她早有根基，故醉丐施完一遍之后，玉兰早已融汇贯通。

醉丐又指点梅保和玉兰练了两遍，直到二人确无一点差错，脸上才露出笑意。